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唐传兰亭序帖疏证

李长路 著

唐传兰亭序帖疏证

李长路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传兰亭序帖疏证/李长路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4

ISBN 7-5013-1480-2

I. 唐… II. 李… III. 汉字 - 行书 - 法帖 - 考证
IV. J292.2 -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078 号

书名 唐传兰亭序帖疏证

著者 李长路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梨园彩印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90(千字)

版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书号 ISBN 7-5013-1480-2/K·263

定价 8.00 元

本论小序

(一)“兰亭序帖”全文疏证(逐字逐句分解)

(二)文证 释志辨序(以“与谢万书”为证)

(三)字证 释体辨帖(以“出土文书”为证)

上目，是本文要讨论的。先说明一下写作意向。关于 1965 年的“兰亭论辨”一事，因十年动乱，被停下来；1973 年要出专辑，也被迫搁置，到 1977 年 10 月间才出版。而郭沫若同志与章士钊先生双方也先后去世，以故问题未得彻底解决，今天似乎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只要字好，不必分别什么真伪。试问：如采取这种态度，一部中国书法史，竟是一笔糊涂帐，这难道是科学态度吗？在这种“精神”下，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倒可以“吃得开”。而且，赝品果然是货真价实的好货吗？果真是标准书法吗？这都值得怀疑。我的意见是：既要辨真伪，也要分优劣。当年我既奉命参与论争，就得实事求是，澄清问题。这些年来也补充了点资料，竟被向不识面的

同志来信称我对“三子”（陆子、班子、杨子）的补充材料（即羲之与谢万书述志）是“重要的”“特殊贡献”，我真诚惶诚恐，愧不敢当。但求索新资料以补当年之不足，是应该做的。“疏证”本是沿袭古名，托古改制性质；发表于期刊，或用近人“新证”代表也好。这是开宗明义第一章，系列问题还多，且待下回分解。

特先说明几句如上，算是本论的一个小序吧。

李长路
1988年9月上旬

本论小序续

上文是1988年9月上旬所作自序，今日补充说明几句，再作个交代。现在已是1996年，不能如此不了了之。

当年我有“争论”的气氛、口吻，不是故作剑拔弩张架势；也还是实事求是，可以求同存异的。这种争论，是“是非”与“优劣”并举，以及“文证”与“字证”结合——两个方面，求同存异，团结并进的。

总之，这种争论，是合“双百”与“二为”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那么在兰亭之游，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也可理解的。

据我了解：所谓“群贤”就是指“良朋好友”，“少长”也是指“亲戚故旧”，“故旧”与“好友”同意；只不过前者是更高的外向的友谊；而“故旧”乃是内向亲人罢了。所以两句有远近深浅之分。

反正这游园群贤，少长，大有文章可做，在目录上也

可反应出来。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序帖
自己泄露了天机，时异境迁，能三天两日办到的吗？

李长路

1996年10月上旬仲秋跋

目 录

本论小序	1
本论小序续	3
第一章 兰亭集序与《临河叙》.....	1
第一节 兰亭序帖全文通释.....	1
第二节 文证——释志 证序伪.....	28
第三节 字证——释体 证帖伪.....	31
第二章 《临河叙》与《兰亭诗集》	40
第一节 刘注《临河叙》意足与“兰亭序帖” 无关.....	40
第二节 刘注右军《临河叙》非节文辨.....	44
第三节 “兰亭诗”的作者、思想观点并附被罚 酒者名单(四十一人名单与出入问题)	46
第四节 必须重刘、伸李、面对真实.....	47
第三章 《晋书·王羲之传》的得失	52
第一节 《晋书》王传之失.....	53

第二节	《晋史》王传一得	55
第四章	《临河叙》中四十一人考释	58
第一节	王羲之生卒年考释与诗作	58
第二节	赋诗的其余廿五人及诗作考释	65
第三节	兰亭罚酒人名单以及四十余人无诗者考释	82
第四节	四十二人外的四人考异	86
第五章	《会稽志》、《隋唐嘉话》与《兰亭记》疏解	95
第一节	《隋唐嘉话》疏释	95
第二节	《兰亭记》纠谬	105
第三节	《会稽志》与智永考实	111
第四节	兰亭序帖入昭陵我见	121
第六章	修禊本事、本末考释	129
第一节	何谓修禊	129
第二节	历代修禊诗赋考释	131
第三节	兰亭修禊本事考释	131
第四节	修禊与老庄(玄学)思想始末考释	135
后记		149

第一章 兰亭集序与《临河叙》

第一节 兰亭序帖全文通释

1. 无题解题

按“兰亭序帖”原件，无主题、主名，即此一点已属可疑，足可证明其为后人伪托之作。那么，当年有没有真的序文？至南北朝宋至齐、梁间有著录，可证真有一篇小文章存世。这便是刘宋时刘义庆（公元 403—444）著《世说新语》（原名《新书》）开始在其《企羨》篇中提到王右军（羲之）“兰亭集序”。此题名虽为后世沿用，却非原题；因不久至梁，有刘峻（公元 462—521）字孝标的注文，首称：“王羲之《临河叙》曰”，证实原有小序（叙）百五十余字，是王羲之原文，为最先的著录。如此则义庆“兰亭集序”即指《临河叙》，而题名为义庆所代拟，从内容的

角度看，又为了与石崇的《金谷诗集序》对照，《世说》并无不合；但与唐传“兰亭序帖”（或称“禊帖”），却甚不适合。有人说《临河叙》是刘孝标“随意所加之别名”，这不合事实。我1983年就写过：

当年东晋的史实，正合《临河》题意。“王羲之初渡浙江”，“泛舟西河，作兰亭宴集”（见东晋王隐与南齐臧荣绪旧《晋书》辑佚本）。为什么称《临河叙》？什么叫“修禊”会？人们多不注意。（参见《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245页）

唐人修《晋书》，把旧《晋书》“泛舟西河”的影子都给修掉了。

在唐，先有刘餗的《隋唐嘉话》，称“兰亭序”，当是指“兰亭序帖”，已不是《临河叙》；同时人何延之所作《兰亭记》一开头便称“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太守琅邪王羲之逸少所书之诗序也。”这样，何氏便直以“兰亭”二字命名，这同清代以来所称“定武兰亭”、“神龙兰亭”等类名目全一样；如果羲之当年如此命题，便成笑话。这反证出《临河叙》原名不误。注家权威的刘孝标，应是右军功臣^①。

至清，乾、嘉间，洪洞人韩炼所编《兰亭集》，将当年“兰亭诗”刊印出来，则称伪“兰亭序帖”为“前序”，他姑定的羲之作，但也有所怀疑，他指出“痛哉悲夫与本事相左”，就是说这序内容与当时史实不合，但他又不敢彻底

① 刘孝标与裴松之是自古最有权威的二大注家，为人所称道。

否定；他所录“后序”，虽是当年与羲之同游兰亭的孙绰之作，本来是羲之死后，子献之所编集的《兰亭四言诗序》，其中没有五言诗，自非全帙；而妄称后序，已是唐人纂乱的“兰亭”集子底本。这二序都是后人强加于《兰亭诗集》的，均非当年之旧貌。

如要正名，则当先列《临河叙》，是其“前言”主体。王羲之署名或在《临河叙》题下端，或在文章末尾，这都有可能，书于何处无关紧要，而必署有“主名”无疑。序文以下，就自然要接排他和孙统、孙绰二兄弟为代表的二十六人诗作，可暂名“兰亭诗集”，诗近四十首（37首），没有什么“后序”之类（不是右军生前所作）；十五人无诗罚酒者，也列名于后。想当年发表时的诗集文本，大约原貌如此。（我1980年曾有一文论诗集原貌）。

至此，应录出刘孝标（名峻，以字行）《世说新语》（初名《世说》或《世说新书》，以下简称《世说》）注文的全文，便于对照。先录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篇原文一条：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这虽不满两行的短文，却很带有小说气味^①。《世说》这里是不太庄重、严谨的，起了似是而非的不良影响，这可暂不去理会；重要的是孝标注，极有史料价值，全文如下：

^① 明凌濛初刻本眉批引有“刘孟会曰：敌石崇，亦何等语？”予以讥评。又一本眉批“崇亦何人！”也带讥嘲语气。

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以为流畅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大(太)原孙丞(承)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清人孙星衍《续古文苑》也辑录了此文，保存了几个古字，我仍用了通行字录出，可照录孙氏双行夹注便知：

此文唐人所传石刻(按：当指“定武兰亭”)，名为“兰亭叙”，详略小异(按：其实是大异)，无篇末四十字(按：这却是关键所在，要害系此)。而“莫”字作“暮”，“禊”字作“禊”，“暎”字作“畅”，皆俗书，晋代所无有(按：这其实还是皮相)。疑唐时刻本漫漶，重书(?)之误(按：这更是皮毛、肤浅之见，容后细案)。

这双行夹注只是从文字学角度，提出异同，虽然可供参考，但还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兰亭序帖”。

以下“兰亭序帖”，简称“兰帖”；《临河叙》，简称“临叙”，指出二者的真正异同：“兰帖”在“列坐其次”以上有六十五字与“临序”全同，接着把“是日也”至“信可乐也”提到前来，在“惠风和畅”句下插进“仰观宇宙之大，俯察

品类之盛”十二字。中间又多出七字。“信可乐也”下，更多出一百六十七字的大块文章。“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下，又删去“临叙”四十字，改篡之迹甚明。以下逐一疏释其本文：

2. 本文通释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

“兰帖”看来一开头就出现漏洞：“癸丑”二字似在不足二个字的地位上安排了的，他先写了一字，后又填补上一字，拥挤不自然。这不是浪传“如有神助”吗？既是神来之笔，必能一气呵成，何以失误造作若此？本来有了“永和九年”也就够明白了（石崇《金谷诗叙》开头只写“元康六年”，就未写干支），而“岁在癸丑”四字不写也行，为什么要硬挤在一字的地盘上呢？那就可以断定：在羲之笔下，本来是胸有成竹，得心应手，信手写来，顺理成章，何致于写到六、七个字就填充、修补两个干支的“癸丑”字？那么，如果是晋以后的后辈如此失错，并非一般笔误，那倒是不足为怪。仅此一点，就可断言，“序帖”文与字都不出于晋人之手，是个明证。一般说来，古人对于自己所处年代的干支，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不会不知，也不会忘记，这是事理之常，可叹千年以来，人都视而不见，信而不疑，岂非咄咄怪事？这其实是由于：
①真迹不见；②临本或摹本都照猫画虎，一样造作，作为凭证、信物；③传说“真迹”埋进昭陵（唐太宗墓）；④文

章，唐人又载入史册（《晋书》）——这就不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甚且“信之”），以讹传讹，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这“癸丑”二字又给人提出另一个疑窦：这件“序帖”，到底是草稿，还是誊清抄件？看样子，不大像草稿，草稿何须空格填填补补？像颜真卿“争座位”帖，那才算草稿，草稿就是要勾勾抹抹、圈圈划划；岂有写工楷字的？错了，可以涂改，书者无意供人欣赏，只是起草，大书家正可不求工而自工；信手而书，自成佳品，原不打算传人；而后人得之，取而爱之，宝之，藏之，装裱成帙、成卷，这就是“帖”；如再刻之于石，即又成“碑”，但这还可入木，仍然是“帖”（至于书丹上石者，那才是与“帖”不同的“碑”，这与本文无大关系，不必赘言）。王羲之帖，多出于手札（如“杂帖”）都不是专门写碑写帖者。今观“序帖”，并非如此。“癸丑”等类修补之处，与全文抄清部分，前后统观，都是规整、拘谨，对于误字不敢涂抹、勾划，只得遮遮盖盖，只得描粗、填充。结果，弄得草稿不像草稿，抄件又不像抄件。这便是“做帖”，造作、杜撰之迹可见，似不像出于一人之手；疑先有草稿，写得也许不够清晰，抄的人字虽远不及右军，一般还秀媚（但显得单薄软弱）。看来，开头记年八字是晋文，百字内都如此，是右军原文，有《临河叙》可证，但字体就不是晋字了。

这里“序帖”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序”，是文，可以起草，誊清，印行（这在唐末五代才有可能）；二是“帖”，是

字,可以是原稿书,也可抄清保存,传世。自从有了《临河叙》著录,与“兰亭序帖”的序文有差异,字帖就自然可疑。清末李文田(公元1834—1896)就以“兰帖”与“临叙”有差异为根据,提出“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论断。他把“文”与“字”分开,也就是把“序”与“帖”分开,这是首创,他没有错,八字颠扑不破,提得很好,启发后人不要“就字论字”,要文(序)可信,字(帖)才好办。能书法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写文章也能写好字(书法)的;又一种是能写字的书法家,但自己不写诗做文,只书写古今名家诗文。王右军是书圣,但也能诗善文,至少像《临河叙》这类短文,更是不在话下,而且比西晋的石崇《金谷诗叙》要好,要健康。从开头“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起,到“惠风和畅”止,“兰帖”之文确是原来就有的,他照抄还是不错,与《临河叙》全同(只次序有点变动)。关于“文”与“字”问题,后面还要展开详论。下文,我还是逐字逐句录出(仍用大字排),至有问题的句逗、段落,停下来或长或短,作疏释。

暮春之初

这句记季节,是原文,只“暮”,《临河叙》作“莫”。这当是古(晋)字。这是文字学上问题,此处可以存而不论,孙星衍《续古文苑》本,今据明版凌瀛初刻套印本,与孙所据本同作莫,不误,当近梁以前原文。

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脩禊事也

“稽”，《临叙》作“稽”，与“兰帖”不同。“禊”，孙氏《续古文苑》本作“禊”，当是东晋时字。不过这还不是主要问题。这里所记简明，游踪地址、主题、风习、修禊本事，是当年原文。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这二句，也是《临叙》原文，记同游诸人身份，八字也简明，后面再连带交代：所指“群贤”、“少长”具体的关系，此处暂略。至于名单、细节，容后补写（见第四章）。

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修竹

这句“兰帖”的崇山二字填写“有峻”二字旁边右侧，这不是大问题。“领”，《临叙》作“岑”，当然已是今字。不知“兰帖”所据。按“领”作山岭解，虽是古已有之，如《汉书·严助传》中有淮南王安上书谏有“入越地，舆轿而隃领”，服虔注：“领，山岭也”，则古时领也通岑；但久不通行，《临河叙》未用此“领”字，当是“兰帖”书者或作者标新立异，借此以示“真迹”古雅，有些造作，弄巧反拙，极不自然，作伪者故弄玄虚罢了。这也不足怪，可信刘注是真。

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这几句也见《临叙》，自是右军原文。但有几字值得